

小说修辞研究

(修订版)

XIAOSHUO XIUCI YANJIU

李建军 著

小说修辞研究 (修订版)

XIAO SHUO XIU CI YAN JIU

李建军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小说修辞研究 / 李建军著. -- 修订本. -- 南昌 :
二十一世纪出版集团, 2018.6
ISBN 978-7-5568-3615-4

I . ①小… II . ①李… III . ①小说—修辞—文学研究
IV . ① I0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43721 号

小说修辞研究 李建军 著

出版人	刘凯军	特约编辑	王雨婷
策划	张秋林	封面设计	张纪鹏
责任编辑	谈炜萍 朱毅帆	责任制作	熊文华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集团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330025)

网 址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张 28.75

开 本 720mm × 960mm 1/16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字 数 350 千

印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68-3615-4

定 价 38.00 元

印 刷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赣版权登字—04—2018—304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服务热线: 0791-86512056)

目 录

第一章 导 论

- 一、小说修辞的理论基源及定义·····007
- 二、布斯小说修辞研究的贡献和意义·····017
- 三、布斯小说修辞理论的局限及本书写作的基本思路·····027

第二章 小说修辞的主体关系（上）

- 一、作者与隐含作者·····035
- 二、作者与人物·····048

第三章 小说修辞的主体关系（下）

- 三、作者与读者·····073
 - （一）从亲近到疏远：作者与读者的两种关系形态
 - （二）现代主义小说作者与读者异化关系形态形成的原因
 - （三）主体关系的断裂：接受美学引致的作者—读者关系问题

第四章 宏观修辞技巧

一、视点控制·····	106
(一) 视点的定义、作用和价值	
(二) 视点分类的混乱与焦点概念的确立	
(三) 小说视点的变换和流动	
(四) 视点变换的整体通观原则	
二、距离控制·····	131
(一) 小说中两种距离的矛盾	
(二) 场景描绘与概括叙述：控制距离的两种技巧	
(三) 现代小说的“距离销蚀”现象	

第五章 讲述与展示（上）

一、两位希腊哲人的看法·····	150
二、福楼拜与乔治·桑的论争·····	154
三、亨利·詹姆斯：丛林四周的封锁线·····	157
四、珀西·卢伯克：竖立不动的标杆·····	164

第六章 讲述与展示（下）

五、韦恩·布斯：“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	173
六、热奈特：以“talking”弥合“showing”与“telling” 之间的裂痕·····	178
七、乔治·卢卡契：整体性、世界观及其他·····	183
八、伊恩·瓦特：在“描述”和“评价”之间摇摆·····	191
九、罗兰·巴特和罗伯-格里耶：不及物动词的囚徒·····	202

第七章 微观修辞技巧

- 一、反讽·····210
 - (一) 小说中的反讽修辞概说: 性质、功能及构成要素
 - (二) 反讽的两级强度形态
- 二、象征·····231
 - (一) 小说中的象征修辞概说: 性质、特点、原则和类型
 - (二) 传统小说和现代小说象征的不同表现形态

第八章 小说的修辞效果

- 一、效果的界定及影响小说修辞效果的诸因素·····259
 - (一) 作者因素
 - (二) 读者因素
 - (三) 技巧因素
 - (四) 外部因素
- 二、小说修辞的效果样态·····273
 - (一) 可读效果与可写效果
 - (二) 小说修辞的主题效果
- 三、小说修辞的道德效果·····307

第九章 小说修辞病象的个案分析

- 一、傲慢与黑暗的写作
 - 评《尤利西斯》·····323
- 二、是大象, 还是甲虫?
 - 评《檀香刑》·····333

(一) 文体、语法及修辞上的问题	
(二) 分寸感、真实性及杀人事象	
(三) 一次失败的“撤退”	
三、随意杜撰的反真实性写作	
——再评《废都》	354
四、像蝴蝶一样飞舞的绣花碎片	
——评《尘埃落定》	369
(一) 失败的不可靠叙述者	
(二) 随风飘转的绣花碎片	
(三) 主人、下人与女人	
(四) 主题、普遍性及悔言修辞	

第十章 小说伦理与去作者化问题

一 小引：小说伦理的基本理念	398
二 作品：客观性和幻象压倒主体性和伦理	405
三 人物：众声喧哗与作者的沉寂	411
四 读者：僭越的阅读对作者的贬抑	418
五 余论：作者的重归与伦理现实主义的建构	425
参考书目	434
美好的与温暖的（代后记）	448
向伟大的传统致敬（初版代跋）	451
江船上那盏明亮的灯火（修订版后记）	454

第一章

导 论

在所有旨在总结传统小说经验和揭示现代小说问题的理论著作中，我们也许很难找到哪部书像布斯的《小说修辞学》那样富有创见，那样了解小说的性质和特点，那样清楚而冷静地洞察和剖析了现代小说的局限和病症，那样既有助于作者又有助于读者，或者说，有助于促进作者和读者通过小说的写作和阅读，契会于一个理想的精神交流情境。这部出版于 20 世纪 60 年代初的小说理论经典，不仅使“小说修辞”这一概念广为人知，而且还拓宽了修辞的意义边界，使之包蕴了包括小说技巧在内的旨在促进读者理解作品的所有因素，从而标志着一个富有新意、充满生气、前景广阔的小说理论流派的产生和形成。

一、小说修辞的理论基源及定义

修辞学 (Rhetoric)，源于古希腊文 *rhetorica*、拉丁文 *rhetorike* (*techne*)，原意为演讲之技巧，是专门研究演讲者为了打动、说服听众，应该具备什么样的修养和采取什么样的手段的学问。但这个概念

本身在后来漫长的时间里，被人们赋予了非常丰富、复杂乃至矛盾的意义。不过，小说修辞这一概念，却既不是一个否定性的概念，也与我们一般所讲的修辞不完全相同。它远绍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并创造性地把亚里士多德的修辞理论，运用于对小说艺术的研究和分析。

布斯的小说修辞显然不同于中国现代修辞理论对修辞的理解和认识。我们通常所讲的修辞，是一个与语法相对应的语言学范畴，它是指在语法解决了把话说规范、逻辑解决了把话说正确的前提下，谋求如何把话说巧、说好。我们现在通行的教科书及工具书对修辞的界定，都存在这种域界过窄、不科学、不完整的问题。中国最权威的《现代汉语词典》对“修辞”的定义是：“修饰文字词句，运用各种表现手法，使语言表达得准确、鲜明而生动有力。”^①直到1996年7月的修订版中，对修辞的定义还是一仍其旧，毫无改变。这一定义典型地反映了我们对修辞的普遍看法，即把修辞限定在“文字词句”或“词语”的范围，这就缩小了修辞的域界，把丰富、多样的修辞方法、手段和策略等同于修辞格，等同于公式化了的一些教条。

究其原因，首先在于中国古代虽然有丰富的修辞经验，但是关于修辞的理论却比较贫乏。古人的修辞理论或者侧重于反复强调修辞的意义或作用，或者偏重于考察修辞与人的道德品格的关系，而对修辞本身的规律却重视不够，极少总结。逮及中国现代修辞的创立和发轫期，又正值世界修辞学的跌落期，最初的研究者，“受辞格派的影响较深”^②，偏重于对辞格的研究。无论是1923年出版的唐钺先生的《修辞格》，还是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陈介白的《新著修辞学》和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都着重研究修辞格。这不仅缩小了修辞学的研究范围，而且还直接造成了我国修辞研究和修辞教学中褊狭和教条的倾向。而这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115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

^② 骆小所：《现代修辞学》，13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正是欧洲的辞格学派影响的结果。从16世纪到19世纪在修辞研究中占上风的辞格学派，“实际上是在拉姆斯理论指导下，专心致志于辞格的分类、命名、辨析的形式主义学派。他试图用结构的形式对修辞进行静态的分析和描述，而忽略了辞格使用的灵活性以及修辞产生的内在原因和交际功能”^①。欧洲修辞学的衰败，就在于把古希腊的生气勃勃的修辞学，压缩到对语词、辞格形式化研究的框套里。在这种理论所提供的视域里，我们显然看不到作为叙事艺术主宰样式的小说世界，没法把各种各样的小说技巧都纳入到修辞之中，没法把复杂的修辞主体关系及制约修辞活动的语境因素和支援因素，都涵括到修辞研究的整体结构之中。因此，我们只有回到古希腊，回到亚里士多德那里，才能更完整地理解修辞活动，才能找到布斯的小说修辞理论赖以形成的思想基源。

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诗学》，乃是小说修辞据以抽绎、归纳出关于小说的基本范畴和理论原则的经典文本。亚氏的两部著作分别探讨了演讲者和戏剧及史诗作者，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获得一定的效果，所应遵循的原则，所应采取的技巧、手段。他认为演讲和诗都是在可然律提供的空间里，选择最有说服力和感染力的手段来影响听众或读者。《修辞学》就是要研究“为什么有些人是凭熟练技巧而成功的，有些却是碰运气而成功的”^②，就是要说明“修辞是有用的。真理和正义自然比它们的对立面强一些，所以如果判决不当，当事人应对自己的失败负责，受到责备”^③，因为，当事人虽然是正义的，但他未能选择有效的修辞术来申说自己的“真理”，从而维护正义。基于这样的认识，他给修辞所作的界定，简洁而准确，今人的见解，亦无以上之：“修辞术的定义可以这样下：一种能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找出可能的说

① 骆小所：《现代修辞学》，11页。

②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修辞学》，22页，北京，三联书店，1991。

③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修辞学》，23页。

服方式的功能。”^①这样，亚里士多德就避免了柏拉图极端否定修辞学的偏颇。柏拉图把修辞与真理对立起来，认为二者不能兼具并得：

人们若想成为高明的修辞术家，丝毫用不着管什么真理，正义，或善行……人们所关心的只是怎样把话说得动听。动听要靠逼真或自圆其说，要照艺术说话，就要把全副精力摆在这上面。……总之，无论你说什么，你首先注意的是逼真，是自圆其说，什么真理全不用你去管。全文遵守这个原则，便是修辞术的全体大要了。^②

在柏拉图看来，修辞就是诡辩的代名词：“若是一个人按照修辞术来争辩是非，他可以把同一件事对一批人时而说的像是，时而说的像非，他爱怎样说就怎样说。”^③不过，亚里士多德虽然强调修辞的功能和作用，但也并没有把修辞看作与道德无关的纯技巧的行为，相反，他以辩证的态度，赋予修辞以伦理的性质和道德的内涵。他说：“有些修辞学作者在他们的课本中认为演说者的善良品质无补于他们的说服力，这个说法不合乎事实；其实演说者的性格可以说是最有效的说服手段。”^④此处所讲的“性格”，按照亚里士多德自己在《诗学》中的解释，是“指显示人物抉择的话……一段话如果一点不表示人物的取舍，则其中没有性格”^⑤，而据朱光潜先生的解释，则是“指善良的性格，即道德品质”^⑥。后来，亚里士多德索性把修辞学当作“伦理学的分支”，进一步指出：

①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修辞学》，24页。

② [古希腊]柏拉图：《文艺对话集》，164—16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③ [古希腊]柏拉图：《文艺对话集》，145页。

④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修辞学》，25页。

⑤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贺拉斯：《诗学·诗艺》，2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⑥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修辞学》，24页。

演说者要使人信服，须具有三种品质，因为使人信服的品质有三种，这三种都不需要证明的帮助，它们是见识、美德和好意。……任何一个显然具有这三种品质的人，必然能使听众信服。^①

可见，从对道德、伦理的重视方面看，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是一致的，只不过柏拉图在处理它们与修辞的关系时，是以消极的态度得出否定性的结论，而亚里士多德则以积极、辩证的态度，得出肯定性的结论。亚里士多德分析修辞问题的原则，是适度的原则，辩证的原则。修辞既不能脱离人的道德品质，也不完全是纯技巧性的问题，因此，对演说家来讲，“任何一种手法使用得太过火，……应该预先责备自己”^②。

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正像吉尔伯特和库恩所说的那样，由于“对演说家的说服力的缘由和条件所作的深刻分析，总的来说是人文科学方面的一篇杰作”^③。其实，还应该指出，这部杰作不仅已经而且还将继续对人文学科发生巨大的影响。现代小说修辞理论，就是在这部杰作的启发下产生和形成的。亚里士多德强调修辞主体的道德品质状况对修辞本身的影响，强调演说者的“见识、美德和好意”等因素对于说服听众的重要性，这些都对布斯的小说修辞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布斯批评客观展示派、“纯视点”派和纯形式派小说观，强调作者在小说中的修辞性介入，强调作者应该在作品中引导、控制读者的反应，强调小说家要向读者显示自己的道德立场，要满足读者这样的要求，即“在价值的世界中，他站在什么地方——也就是，知道作者想让他站在什么地方”^④，等等，都可以被看作是坚持和发扬亚里士多德的修辞理论的

①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修辞学》，70页。

②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修辞学》，165页。

③ [美]K. 吉尔伯特、H. 库恩：《美学史》（上卷），23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④ [美]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80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

基本原则和精神的表現，充分显示了古希腊的伟大的精神遗产，对于克服现代艺术的形式化、封闭化、非道德倾向的巨大作用和力量。

小说修辞的形成与修辞学和演讲术赖以存在的或然律有关。或然律不同于必然律。必然律要求人说明唯一的原因，并接受由这唯一的原因导致的必然结果。而或然律则具有选择性，从观点到技巧，都给主体留下了选择的自由和空间。所以，亚里士多德说：“按照艺术的原则制定的法则同或然式证明有关，或然式证明是一种‘证明’，因为我们设想事理已经得到了证明的时候，我们就完全信以为真。”^①加拿大学者高辛勇先生在《修辞学与文学阅读》中把“可能性”这个概念看作“演说修辞”产生的原因与基础，是演说之所以有别于“逻辑(logic)”的主要特性。如果逻辑建立在“真”(或“必然性”)的基础和原则之上，修辞则明白地是以“可能性”为其论说的原则或出发点。这一点尤其是“修辞”的中心概念，是“修辞”语言与“逻辑/科学”语言的区分所在，两者的对立也成为西方思想史里最基本的争论点之一，也是为什么所谓“求真”的传统必定要多方打击“修辞”的基本原因。^②从高辛勇的这一观点，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从福楼拜到亨利·詹姆斯，再到卢伯克推崇对“真”的展示，却无一例外地否定多样化的作者介入性讲述的部分原因。而布斯则指出，“不论一部作品多么逼真，它总带有人工设计的痕迹”^③，它是作者为了影响读者，而从多种可能中选择出来的。他在《小说修辞学》第一章对《十日谈》中第五天的第九个故事展开的种种可能性角度所作的分析，充分说明了修辞与或然律的关系，说明了在一定的限度内，作者完全可以根据具体的修辞目的，来选择有利于达到这一目的叙述视角等修辞策略。

①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修辞学》，23页。

② 参见高辛勇(Karl Kao)：《修辞学与文学阅读》，119—12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③ [美]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65页。

我们既已说明了现代小说修辞与古希腊修辞理论的联系，说明了它是古代演讲术的精神和方法在现代小说研究中的体现和应用，现在该来进一步具体地考察和认识小说修辞与现代修辞理论的内在联系，从而为它下一个能够揭示其特殊性质的定义。

布斯的小小说修辞理论的形成，与现代修辞研究的发展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由于唐纳德·布赖恩特（Donald Bryant）、劳埃德·比彻尔（Lloyd Bitzer）、肯尼斯·博克（Kenneth Burke）等人的卓越努力，修辞学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呈现出盛况空前的复兴之势，成为当今最有影响的学科之一，被用来考察和评价几乎所有的人类行为，形成对人类行为进行修辞化研究的趋势。他们改变了人们在极为漫长的时间里，对修辞和修辞学的消极态度和否定性的认识。这些对修辞的否定性的认识，在哈德逊看来，至少包括这样几层意思：“装腔作势的语言；夸夸其谈空洞无物的语言；为掩盖意义而弄虚作假的语言；诡辩语言；文字修饰及修辞格的研究；学术圈中常见的大学一年级的写作；最后，最不常见的一种，整个口语艺术，特别是劝说性话语。”^①在布赖恩特看来，这些对修辞的认识和定义，“都证明修辞学家们不时地脱离了他们从修辞的创始人那里，继承过来的这一艺术的范围较广的哲学。因此，为了给修辞重新定义，我只好回到这一范围较广的哲学上来”。很显然，他主张用亚里士多德的修辞观来认识和界定修辞，因为亚里士多德的“修辞理论跟他的诗学一样，其科学上的显赫是无与伦比的，尽管很多世纪以来它经历了很多补充和修改”^②。这样，他就把修辞界定为“信息及劝说性话语的基本原理。修辞所有的其他意义都是这一主要意义的部分派生物或加上了道德色彩的派生

① [美]肯尼斯·博克等著：《当代西方修辞学：演讲与话语批评》，8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② [美]肯尼斯·博克等著：《当代西方修辞学：演讲与话语批评》，85页。

物”^①，“修辞是知识性及劝说性言语的基本原理，它主要是在可能这个领域里运作，它的目标是实现最大的可能性作为公众定论的基础，它是所有那些对这一定论有影响的题材的组织性、激励性原则”^②。莫里斯·内坦森则试图通过对修辞不同层面的意义的考察，来克服人们对修辞的莫衷一是的混乱认识。在他看来，人们只有将修辞理论与修辞实践区分开来，才能克服这种认识上的混乱。修辞理论“从根本上指的是修辞哲学”，而修辞实践“则以这一哲学为基础研究修辞术与修辞法的结构”^③。虽然他所作的这种划分未必有助于人们彻底解决在对修辞的界定上存在的问题，但他对修辞的狭义到广义所作的排列（“修辞有以下这些方面：口语与书面语中的修辞意图，游说的技巧，游说的总的基本原理，最后是修辞哲学”^④），确实有助于人们更细致地认识修辞的不同意义。

总之，这些属于实用主义批评的现代新亚里士多德主义修辞理论，都直接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关于修辞的基本观点，也大都如艾布拉姆斯所说的那样，把修辞看作劝说的工具，把艺术活动看作修辞活动的一个种类，这样，也就“把艺术作品视为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从事某件事情的工具，并常常根据能否达到既定的目的来判断其价值”^⑤。可以看出，布斯的《小说修辞学》，体现的正是美国20世纪50年代新亚里士多德主义学派从古典修辞学中重新确立和肯定的基本观念和态度，即把修辞看作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行为，一种旨在为了说服人们，而不仅仅是陈述一个事实的自觉活动。这种致力于振兴古典修辞学的现代学术观点，给了布斯充分的自信和学理上的依据，来对现代

① [美]肯尼斯·博克等著：《当代西方修辞学：演讲与话语批评》，85页。

② [美]肯尼斯·博克等著：《当代西方修辞学：演讲与话语批评》，91页。

③ [美]肯尼斯·博克等著：《当代西方修辞学：演讲与话语批评》，201页。

④ [美]肯尼斯·博克等著：《当代西方修辞学：演讲与话语批评》，208页。

⑤ [美]M.H. 艾布拉姆斯：《镜与灯》，1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小说理论和创作中以绝对的、片面的态度否定修辞的倾向进行尖锐、大胆的批评和深刻、有力的剖析。

小说修辞这个概念虽然是布斯《小说修辞学》的核心范畴，但他在这部著作中却始终没有给它下过一个明确的定义。布斯是在批评各种错误的小说观念和偏激的创作倾向的过程中，逐渐向人们显示他对小说修辞的基本观点的。在这本小说理论著作的第一章里，他通过对《十日谈》中一个故事的分析，指出小说在叙述视角选择上的“人为性”；在第二章分析了强调“现实主义”的客观真实性和“幻觉”效果的种种观点，进一步指出小说中总是存在着“人工痕迹”，作家的声音从未消失；第三章和第四章，否定了要求小说家“客观”“中立”“冷漠”和追求“纯艺术”的种种理论，指出不论小说家怎样想做到客观、中立，他也无法不在小说中显示自己的情感态度，纯粹的展示是一个谎言，小说总是具有叙述性和评价色彩的，总是具有主观性的，“中立”和“冷漠”是不存在的，“纯粹”的艺术性的小说也是不存在的。他指出小说无视读者的观念是错误的。他说亚里士多德虽然也强调戏剧场面，但却从未将对问题的认识推向片面和极端，“他明白承认，诗人的职责之一，便是对观众产生效果”^①。同样，“最优秀的小说家也曾写出一些除帮助了读者之外似乎是不必要的场面。在上下文之中，这些场面是恰当的，批评家若是想为这些小说家的简洁辩护，最好的理由应该是读者的需要，而不是‘自然物’的必要细节的完美”^②，因此，“我们认为作家就是向我们讲话，想让我们去阅读，尽一切可能使他的作品能被人阅读的一个人物”^③。由这些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布斯的小小说修辞观念与亚里士多德的修辞理念是一脉相承的，小说修辞就是小说家通过自己在小说中的存在和介入，通过显示着作

① [美]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100页。

② [美]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108页。

③ [美]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112页。

者的主观评价态度和明确的目的性的手段、技巧和策略，来“说服”读者接受作者在小说中所塑造的人物所宣达的信念和价值立场，从而在作者和读者之间建立一种积极的交流关系。布斯倒是在《小说修辞学》出版二十一年之后为这部著作再版所写的跋文中，从两个层次上对小说修辞作了界定：

小说之中的修辞，即公开的可辨认的手段（最极端的形式便是作家的评论），与作为修辞的小说，即广义的修辞，整部作品的修辞的方面被视作完整的交流活动。^①

可见，修辞在他看来不仅是指作家为了帮助读者而介入小说的种种手法和技巧，而且，从广义的层面来看，整个小说本身就是修辞性的，它是为了实现作者与读者的交流这一根本目的而存在的。

英国的小说家和小说理论家戴维·洛奇教授几乎完全接受了布斯的小小说修辞观，也把小说看作修辞性的艺术：“我一向把小说视为修辞艺术——也就是说，我们在阅读过程中，小说家‘劝说’我们与他同持某种观点；如果成功，读者会沉浸在那种虚构的现实中，如痴如醉。”^②浦安迪先生力求更全面地理解小说修辞，也试图给出一个更完整的定义。他将小说中的修辞分作两个层次来理解：“广义地说，指的是作者如何运用一整套技巧，来调整和限定他与读者、与小说内容之间的三角关系。狭义地说，则是特指艺术语言的节制性运用。”^③前一层面属于“西方的修辞学概念”，“它含有美学上的创造意义，是叙事学的核心功能之一”^④，而后者则是“语言学意义上的修辞，即与语法相对应的修

① [美]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428页。

② [英]D.洛奇：《小说的艺术》，序言，9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

③ [美]浦安迪(A.H.Plaks)：《中国叙事学》，10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④ [美]浦安迪(A.H.Plaks)：《中国叙事学》，98页。